

感悟秋天(外一首)

□山之枫

画笔上滴落一点
浓重的暖色
一片摇落的红
在深邃无底的晴空晕发
秋风是调色的高手
把浓彩与秋阳勾兑
千山万岭便飘浮起缤纷的色系
秋色是纷繁杂糅的
犹如现代大师在花布上
挥洒的神奇
千百年对秋色的感怀
似曾相识 扑朔迷离

秋天写意

把秋天装进相框
裁剪出收获与和祥
何来西风凋碧的感怀
层林尽染也只是短暂过往
让夕阳喜庆地定格
暖融融的岩体
折射出大山的激越和高亢

把秋天梳理为诗行
曾经绿肥红瘦的小径
开始接纳摇落的金黄
广袤中刚中带柔的风
能否消抑混沌的阴霾
还天空一片洁净的畅想

把秋天编成线谱
秋意便在键盘上激荡
天高云爽任鸿雁南翔
无边的田野洋溢着芬芳
寒霜犹如铿锵的休止符
停顿间溅起了菊的幽香

好好生活，慢慢遇见

(外一篇)

□王咏梅

午后出去散步，遇见了它们……
冬日暖阳。是的，今年立冬后第一个好天气，那么纯净的一片蓝天，那么温和的阵阵阳光。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觉那些树啊、叶啊、草啊、石头啊、湖水啊，也都是舒坦地、静静地、懒懒地待在原地，与我同享这份安适。

美妙的音乐。随意地打开网易音乐，随手一点“每日推荐”，一首舒缓的乐曲，通过耳机传遍了我的身体，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每一个音符是怎样轻轻地、柔柔地拂过我的每一条末梢神经。它们醉着我的耳朵，醉着我的肌肤、我的骨骼、我的经络。它们怎么可以这样美好，禁不住想要闭上眼睛沉醉其中。

可是我不能、也不忍，因为那片金黄的银杏，那么纯净的一片蓝天，那么温和的阵阵阳光。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觉那些树啊、叶啊、草啊、石头啊、湖水啊，也都是舒坦地、静静地、懒懒地待在原地，与我同享这份安适。

可是我不能、也不忍，因为那片金黄的银杏，那么纯净的一片蓝天，那么温和的阵阵阳光。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觉那些树啊、叶啊、草啊、石头啊、湖水啊，也都是舒坦地、静静地、懒懒地待在原地，与我同享这份安适。

可是我不能、也不忍，因为那片金黄的银杏，那么纯净的一片蓝天，那么温和的阵阵阳光。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觉那些树啊、叶啊、草啊、石头啊、湖水啊，也都是舒坦地、静静地、懒懒地待在原地，与我同享这份安适。

可是我不能、也不忍，因为那片金黄的银杏，那么纯净的一片蓝天，那么温和的阵阵阳光。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觉那些树啊、叶啊、草啊、石头啊、湖水啊，也都是舒坦地、静静地、懒懒地待在原地，与我同享这份安适。

她们也只是微笑以对，说声“再见”“你好”！我站在那片银杏树下，沉浸在这场暖阳中的舞会里，走不开了，挪不动了，好像灵魂追随着那叶、那风、那阳光飞扬了，我和魂儿都是欣然的、美好的！

怎么一下子就享有了这么多呢？可意的音乐、可意的阳光、可意的蓝天，还有可意的树、叶、草、石头、湖水……事实上，它们原本就在，一直都在的啊！只是少了一份感受和领悟吧。好像有谁在对我说：“不着急、来得及，好好生活，慢慢遇见！”

西岸时光

走到西岸是偶然的，也是渴望已久的。每每行驶在大道上看到路旁的岔口、延伸下去的小路，就有深入的冲动。走近之后会遇到什么？不可预知。我相信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记忆，记忆中的人物、人和物的故事、故事中的情感，都会是一番别样的景致，这是让我着迷的地方。“看看去、看看去”，无数次想象着、向往着，还是放弃了。不是恐惧，也不怕失望或嘲讽，只是需要一个契机，而我始终是在被动地等待那个自然、随性、不管不顾的变道与引领。有时即便一个小小的愿望也不大容易实现呢。因为小，因为容易，因为不慌，所以一再忽略，一再延迟，直到失去了兴致。人活一世，百般滋味，多是类似这样的小味道的累积吧，真不想错过。

广润坡的麦田(外一首)

□洪恩

广润坡不大，几平方公里的样子
茶店坡河水静静流淌
季节铺开的辽阔，比我更苍茫

微风轻送
十万垄小麦托举初升的太阳
像绿色的海洋波涛荡漾
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礁石
露珠睡在麦苗嫩尖上
它体内射出的天空
是祖国百万分之一版图，多么辽阔

哦，广润坡，我身体的另一部分
它的广袤足够我驰骋一生
如果踮起脚向前望
在五月的渡口
一定有一个弯腰的人，在感恩

初冬写意

天空辽阔，云落山冈
冬小麦伸长翠绿的手臂
在轻风中微微荡漾
两只花喜鹊叽叽喳喳
预测来年的农事

熟透的柿子挂满小院
玉米金子般熠熠生辉
压弯了午后的阳光
墙角的大肚南瓜憨态可掬
红彤彤的辣椒不忘初心
洁白的棉花袒露情怀

门前的那棵大白杨
繁华未尽，风一吹
像一场黄金雨落在故乡

我家有罐银元

□冯彦富

我的老家在农村，家里很穷，靠干农活艰难度日，并维持我念书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还要得益于我家的那罐银元。

记得高三那年，全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指望我能考上大学，为全家争光，为全村争光。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考上学才是农家孩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

高考分数下来，我却名落孙山。同学们有的自费上了大学，有的继续复读。对于我的家庭条件来说，能维持到高中毕业就够不容易的了，自费复读的事我根本不敢想。我并没有羡慕别的同学，只觉得对不起我日夜操劳的母亲，是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每想到这儿心里就特别难受。从学校看分数回来，我一声没吭就下地干活去了。

当时已年迈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一天晚上，母亲举着一根闪着橘黄色亮光的蜡烛将我带到自家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黑屋内。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对我说：“再复读一年吧，你一定会考上的。”我惊讶地抬起头，刚想张嘴说话，母亲便打断了我：“我知道你想说啥。再复读一年吧，考不上咱自费也要上。”

“自费？每年的学费可好几千块呀！”我终于忍不住说。

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指了指小屋西北角的床底下说：“那地下埋着一罐银元，还有我私下攒的5000块钱。全家谁都不知道，

连你父亲也没跟他说。足够你自费上学了吧？”最后，她又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不准告诉任何人，更不准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能用。咱把家里的那一头猪卖了，省着点儿再供你复读一年。”

于是，我又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从此，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为母亲省下这笔钱，以便她养老用。

这一年，母亲变得更老了，头发花白了，背也驼了，落下了常年不能治愈的腰痛病。可她特别高兴，对我充满了信心。

从此，那罐银元的事就成了我们俩之间的一个秘密。每次捧着优异的成绩单给母亲看时，我总是担心地对她说：“那罐银元埋在地下倒没事儿，可那钱还是存银行吧，既不会腐烂或被虫咬，还能多少获得点利息。”

她总是微笑着对我说：“你别管，安心上你的学吧！”

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单位。而就在我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母亲却因腰痛病住进了医院。面对昂贵的医疗费，伺候在母亲的床前，我问起家里那罐银元时，她却只是淡淡地一笑说：“哪来的银元和钱呢？只是想让你安心学习罢了。”

真的，我家确实有罐“银元”，我应该感谢它，是它给了我学习的动力，使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改变了我人生的路。是它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我更应该感谢我的母亲。



太行秋色 □马克勤 摄

□郭震

岭叔是我的一位堂叔，乳名聚岭。说是叫叔，其实他才比我大一个多月，但一是辈分在那儿放着，二是从小如此，叫着亲切。

岭叔的母亲是我三奶。和岭叔的感情亲近，首当追溯到三奶对我的恩情。娘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跟我说：“你小的时候娘的奶不够吃，隔三岔五总吃你三奶的奶。别看你长得瘦，吃人家的奶却很争强，常将你岭叔一把推到一边自己霸着吃。你岭叔也不哭，从小就知道让你。”我一岁多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眼看着没救，父亲流着泪较了一撮狗毛塞到我的嘴里，以防托生，准备去地里埋掉。三奶听说后不答应，急忙抱着我，扭着小脚儿跑了五六里地，到她娘家找先生给我看了病、用了药，我居然又活过来了。三奶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小时候常和岭叔一起玩。不幸的是，在他三四岁时，一次玩的时候摔断了腿，先后看过几个地方都没看好，自此岭叔就瘸了一条腿。

稍大一点，我和岭叔一块儿上学、背书，放学后在他家写字、玩泥、摔皮皮窝窝。夏天，我们一起下河洗澡、抓鱼；秋天，我们结伴儿去地里偷瓜、烧红薯；快过年了，我们在他家后院扎祭灶马儿；三十晚上，看谁家的灯笼挂得最高；初一五更，拉着手满街跑着磕头要炮、要核桃……

日出日落，春来冬去，我和岭叔一天天长。1958年大办钢铁，岭叔14岁，因残疾没有去炼钢。他住在青岗寺上读了一年多农中，回家后为生产队看庄稼。十五六岁时，正赶上“大伙食堂”，人和牲畜都缺吃的，队里派我们一起去黄河滩割老草、搂豆叶，为队里的牲畜准备过

冬的饲草，来去步行40多公里，在野外的草庵里一住就是20多天。岭叔腿脚不好，但不愿落后，同行的伙伴也都争着照顾他。在滩里割草是按重量记工分，每10分为一个工，年底分红才合一毛多钱。他扛不动，就打成捆背着绳子在地上拖。每次我都是把我割的草先扛回来，再回去接他。后来队里让他当记工员，再后来又选他当小队会计。岭叔觉得自己能为大家办事了，心里很高兴。

1960年，队里为了照顾他，让他当了村里的卫生员，后改为大队赤脚医生。1977年，又送他到县里的卫校进修一年，回来在家里建立了卫生室，担任乡村医生。前前后后，岭叔在本村从医30多年。

岭叔一辈子没结婚。街坊邻居都为他操心，托人说了媒，想让他成家，可人家一听说是个瘸子带着个老娘，终都没成。那年有人说了个外地的妇女，倒是来家住了一个多月，眼看条件成熟，女方却提出和老娘分开另过。岭叔一听就急了：“我不能为找媳妇不要娘！”第二天就把她送走了，从此娶媳妇的事再没提过。

岭叔把大家对他的好记在心上，一心扑在为乡亲服务上，不管是当卫生员、赤脚医生还是乡村医生，他都干得倾心倾力。那些年，他不但要负责村里的卫生防疫、灭虫除害，还要背着药箱走家串户、防病治病。村民不时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便秘拉肚等，他都能及时地处理妥当。岭叔把乡亲对他的同情、照顾当作恩情来报答。一年四季、雪天雨天、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求诊，他都瘸着腿、顶着风、踏着泥，一次次走进患者家门；遇到看不了的大病，就建议患者家人及时往县医院转诊，从没耽误过一个病人。

岭叔

实践出真知。岭叔看病方便了乡亲，乡亲帮岭叔提高了医术。有一次，村民玉岭家的三姐头疼，当时送医下乡的医疗队诊断为感冒发烧，吃药打针却均不见效；请岭叔一看，用镊子一划拉脚板，脚弓反张，典型的脑炎症状，赶紧进城。县医院一化验，就是脑炎！好在不算晚，保住了这闺女一条命。那年春天，村民晓山的孩子在城里患病，县人民医院让住院治疗，他家里拿不起住院费，回村请岭叔一看，诊断是感冒，打了一针，5分钱，又拿几片药，服后睡了一天就好了。

由于村里的环境卫生搞得不好，公社卫生院奖过锦旗；因疟疾防疫成绩突出，他得过奖状。岭叔把乡村从医看成他这辈子最光荣的事业，30年里，不知他方便了多少群众、解除了多少人的病痛，所以乡亲们把他当成离不开的贴心人。要不是1992年他的那条病腿发炎开刀，在郑州住院一个多月，向村里提出培养新人接班，可能现在他还在小村行医。

在村里，岭叔辈分高，威望也高。每遇大事拿不定主意，大家总找他商量。他热心为乡亲帮忙，红事招呼礼桌、贴贴喜对，白事跑路报丧、发发孝布，像为自己家办事一样。村里的忙他快帮遍了，老少爷们都说他好。他和老支书像亲兄弟，有事没事就凑一块儿喝上几杯；每逢中秋节、过大年，老支书总要差孩子去他家看他。

我家虽有兄弟姐妹五个，但都在外工作，家里大事小情，岭叔没少操心。特别是父亲患严

重气管炎、肺气肿那些年，岭叔常年坚持每天到家为我父亲打针。父亲病故那天夜里，是我和岭叔为他老人家穿的衣服；19年后母亲病故，又是岭叔跑前跑后帮助料理后事。乡风乡俗、村规民约，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对岭叔的感激，我们嘴上不说、心里清楚。我们每逢探家，总要为三奶和岭叔专门备一份礼物，登门看望。

2007年村西头修家谱、2013年村里编村志，岭叔作为本族男性魁首和部分村史的见证者之一，积极引领和参与，贡献颇多。

俺村地处县城近郊。2012年，因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俺村的土地被大面积征用，被征用土地中的各家祖墓，须按规划统一迁人经批准建好的公墓中。岭叔作为本族族长，率领晚辈分两次从6个墓地将22位祖辈遗骨迁入公墓，并一一立碑标记。其工程之大、头绪之多、协调之重、诸事之繁杂，远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岭叔是个孝子，他一生未娶，始终是娘俩相依为命，把老母亲伺候得妥妥帖帖。三奶活了98岁，是俺村的寿星。治丧期间，全村家家送了街坊礼；出殡那天，虽然天冷得很，但满条街站得都是人。三奶是我的救命恩人，遗憾的是在她病故时我却远在南方无法赶回，遗憾老伴儿率孩子们回乡奔丧，并含泪写下挽诗：“一隅偏安南惠东，二电叠报仙登。海浪伴决古稀泪，老来陡思少年情。气如游丝双目闭，狗毛塞嘴防托生。若无返医三祖母，哪有苦儿后长成？”

把三奶送走后，岭叔也老了。今年清明，我和四弟回老家上坟，专门请岭叔到家吃饭。席间小饮几杯，说起三奶后事，岭叔一时动情、老泪长流。他虽然近有侄子照顾、远有妹妹不时看望，但出来进去总归是孤身一人，着实令人唏

嘘！为了安慰也为了报答，我提出请他来城里住上一段儿，他随即就答应了。

9月下旬，我和四弟把岭叔请到安阳。为了活动方便，我和他选了一家快捷宾馆住下。当天晚上叫来我侄子，找了个小店，4个人喝了一瓶白酒。回到宾馆洗了澡，他兴致很高，躺在床上说个不休，尽情回忆小时候的乐趣。

在城里住的几天里，先后由我侄子、侄孙开车，我和四弟陪着岭叔分别游览了殷墟、袁林、中国文字博物馆、姜里城、岳飞庙、文峰塔，转了几个公园、广场。他对民族英雄岳飞特别崇敬，特别提出要在岳飞塑像前单独照张相，面对写有“王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的纪念碑在怀。岭叔说：“老百姓为什么拥护习近平主席？就是因为他教育现在这些当官的、当兵的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都要学习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保护人民安居乐业，老百姓能不说共产党好？”

我们本来想给他点钱，他却说：“如今可不是以前了，我现在有钱。”他忽地坐起来，掰着指头给我算：“我是‘五保户’，国家每月给我发‘五保’补助、养老金、残疾人补贴、征地补贴等，这还不算那笔地费，还有我前些天三轮车脚踏挣的钱、给人家看场地挣的钱。新政策下来，有些标准还要涨，你说，我咋能花完？”他又说：“前年夏天，我患肺结核、肠梗阻，在汲县结核病院看病花了一万五千块钱。”我问他：“你自己拿了多少钱？”他一拍大腿说：“我一分没拿，我是‘五保户’，国家全给我报了。”那种感激、满足甚至得意写满了脸颊。

临走，岭叔说：“来过安阳4回，数这次来安阳变化最大、感觉最好、印象最深，这辈子值了！”